

父亲的“聚宝箱”



父亲这辈子穷怕了。3岁丧母，10多岁就跟着人出去打工，接着又丧父。在寅吃卯粮、捉襟见肘的年代，子女多，就养成了爱财、爱物如命的习惯，旧的东西也舍不得丢弃。家中随处可见风箱、鬲、泥瓦罐，破锅子，烂锅盖……家中旧衣服、破鞋子、烂袜子几大箱子的收藏。母亲看不惯，总是偷偷给扔掉，母亲前脚扔，父亲后脚捡，跟打游击似的。

在大集体时，父亲一年到头在河面上翻泥。见河坎上有碎砖、破瓦、酒瓶子、烂树根，都会将船靠到岸，一件一件捡回家。在他眼中，件件是宝贝，样样有用处。日积月累，门前东南角就有了一大堆荒货。

捡回来的这些父亲也不吝惜。谁家猪圈底子被猪拱翻了，谁家房屋或院墙缺几块砖，跟父亲说一声，

只要不嫌弃，要多少拿多少。父亲见村里的巷子下雨后，哪个坑洼积水的地方，总会主动搬上几块砖去填补。

父亲走路有个习惯，低头、哈腰，两眼四面瞅。所以父亲每次出门回来，从没空手过。村头、舍尾、河沟、路旁、田头、沟渠边，有啥捡啥。

父亲西房的床铺下，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，那可是他真正的“聚宝箱”。里面都是父亲自认为的上等品或精品。什么铜的、铁的、铝的、锡的，螺丝、铁钉大小长短短均有。邻居们都知道我父亲的“宝物”多，常有人来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，父亲总是乐呵呵用双手使劲从床铺的底下拖出那个沉甸甸的“聚宝箱”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

有一次，我看到父亲捡回来一个装鱼用的又破又烂的鱼篓子，当

宝贝了。蹲在门槛边，用了好长时间才将那个破鱼篓修补好。日后，我见父亲一有闲暇，就背着那个修好的鱼篓取鱼。

父亲不但看到地上的东西捡，饭桌上的米粒儿他更要捡。我们吃饭时饭桌上掉下米粒儿他准会心疼，总会默默地捏起送进嘴里，并吓唬我们：“你们这样浪费粮食，雷公公知道了，会打你们头的。”

父亲“爱财”也是分情况的。有一次，他在河工上捡拾到了一个小钱包，内有60多元钱，父亲没考虑就交到了失主的手里。在当时那笔钱可是个大数目，但父亲不后悔。

如今，父亲不在了，他的那个“聚宝箱”至今仍被母亲保存着。有时，我有急需的小东西，也会经常去翻翻找找，那里边总会还我惊喜。

苏宝大

低调朋友圈

我很少发朋友圈，也不敢在朋友圈秀这晒那，不仅社交软件不敢显摆，连生活中也是如此，不是不爱好“显摆”，而是有老妈监督着，着实不敢呀。

我刚开始向报刊投稿时，觉得我们区报副刊都是我投稿的“天花板”，看到区报副刊上有位作者的名字是我曾经的校友，又是嫉妒又是艳羡，心想自己有一天文章变成铅字了，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呀！我得昭告天下，发表一篇感言，感谢投稿路上帮助过我的那些人。当然感谢的背后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想借感言把自己发表文章的事情宣传出去，让亲朋好友，同学同事知道。

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一家地方晚报副刊刊登了一则“豆腐块”，我在家里喜大普奔，我妈嘱咐我：“单独感谢一下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就行，别到外面到处宣扬，别和你西舅舅一样。”

西舅舅是我的一位族舅，听我妈说过他，西舅舅年轻时有点才气，爱写诗歌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便开始向报刊投稿，终于有一天他的诗歌发表了。西舅舅可不是独乐乐之人，他想让全村人都知道，但自己拿着报纸替自己吆喝，显然没有让舅妈帮他吆喝好。于是西舅舅让舅妈出去炫耀，舅妈舍不得脸皮，不愿去，西舅舅便和舅妈打了一架，从家里打到院子里，从院子里打到大街上，他发表诗歌的事儿是宣传出去了，但大家都说西舅舅有才无品，他平时游手好闲，打老婆骂孩子，即便文章发到宇宙上，大家依然看不起他。

我妈是用西舅舅的事儿敲打我，低调是一种品格，外人不会因为你发表过文章就对你高看。

我对老妈说：“低调使人进步，等我在大刊物上发表了文章，再显摆不迟。”我妈却告诉我：“大刊物也没啥好显摆的，比你能耐的人多了去了，人有优点让别人夸，用不着自己夸自己。”

在“显摆”这事上，我妈让我学我叔。我爷爷八十岁那年，我叔做生意赚到了钱，我叔提议，等我爷爷生日那天，请个戏班子来家里唱戏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此事遭到了爷爷反对，爷爷说，咱就是普通家庭，又没有为村里做过啥贡献，也没为乡亲们做过啥大事，过生日还搞这么大动静，让人笑话。

我叔见爷爷反对，也没敢铺张浪费，爷爷八十大寿那天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饭。爷爷生日过后，我叔捐给村里3000元，并且下了班后，就扛着锄头上山刨树坑，整整义务植树一个春天。此事在乡亲们中间广为流传，爷爷脸上也有光，我叔的这一举动，不仅在乡亲中树立了威信，还得到了村领导的青眼，知道我叔有赚钱的本事，又有爱心，便请我叔进了村办企业当了经理。

妈说，最好的“显摆”不是自己到处宣扬自己的本事和成绩，而是你有能力为别人实实在在做些事情，惠及他人，大家的口碑，远比自己在“朋友圈”得瑟效果要好很多，我学到了。

马海霞



老妈的满足

老妈家门前一方小小的庭院，种着20多种蔬菜。20多年前，从乡镇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的父母搬到城里来住，初来时，老妈总是念叨：“老家临水而居，每天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灵动的水墨画；老家的风都是甜的；闲时还可以打理自家的菜园，看着那些菜啊花啊，心里舒坦着呢……”

一语点醒梦中人！老妈新家门前刚好有个30平米的天井，何不辟出一半给老妈做菜园？至今还记得当我和先生用摩托车运回一大袋土时，老妈欢喜的神情，乐得直嚷：“知我者，女儿女婿也！”我们忙找来废弃的砖瓦，把天井的一半隔成了菜园。

老妈对蔬菜种植的时节拿捏得

很准。惊蛰时，她播种藤蔓蔬菜——丝瓜、黄瓜；谷雨前后，种植豆类蔬菜——豇豆、扁豆。盛夏季节，满架的花果相望，在风中招摇；深秋时分，培育的韭菜苗蓄足了肥料，待来年“强势劲发”；肃杀冬季，菠菜、香菜似婀娜多姿的少女在寒风中摇摆。老妈的菜园，一年四季有花有菜有果，从不冷清。

初春，年过八旬的老妈摔了一跤，左侧手臂、腿脚严重挫伤，多处青紫成片，医生建议卧床休息数日。仅三天，老妈就躺不住了，硬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菜园边开始翻田晒地，准备培育黄瓜苗。老妈说：“我啊躺着浑身难受，不如找点

活干干，这一锹一土能转移注意力。再说，现在正是播种的最佳时节，错过了就会错过一季！”锹起锹落间，有汗珠顺着老妈的脸颊缓缓滴落，但老妈的脸上分明透着喜悦。老妈说：“今年啊，按照季节顺序来，我种菜的首选是黄瓜，让它多开花、多结瓜，这是我们一家人都爱吃的；第二呢，种好芹菜，这是你老爸爱吃的……”

听着老妈的“种菜计划”，再看看老妈脸上的满足，我顿悟：“原来种好蔬菜，让家人吃上自己种的蔬菜就是老妈最大的满足！”老妈在劳作的过程中，体会到了种菜之乐，同时也把那份割舍不下的、对家乡深深的眷恋种在土里，长在心里。

王阿丽

给母亲“检”个放心



母亲一直住在乡下，和父亲侍弄着几亩庄稼，还喂鸡种花，日子倒也过得滋润。不过，近几年母亲消瘦了许多。我一直不太放心，想带母亲到医院看看，都因各种忙耽搁了。

妇女节那天，我和妻子商量，不如带母亲体检，就当是送给母亲的礼物吧。

那天大早，母亲就搭车到县里，还没进家门就亮开嗓子了：“我身体硬朗得很，还要去做体检啊？”等母亲坐下休息时，我跟妻子轮番给母亲做

工作，告诉她体检有利于身体，希望她老人家健康长寿。听我们这样说，母亲犹豫了。印象中，母亲很少生病，也从未到医院体检过。

妻子看出来母亲是舍不得检查费，就告诉母亲体检花不了多少钱，再说医疗保险还可以报销一部分。妻子的话，让母亲释然。

一进医院体检中心，母亲竟然有点紧张。我们一边安抚母亲，一边引导母亲去做各项检查，妻子更是一直陪着她。

最后一项做完的时候，已近中午。我们拿着体检报告给医生看。医生解释道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只是老年人常见的些状况，主要是身体机能衰退的原因……母亲听了一边高兴，一边嗔怪我们瞎花钱。

妻子贴心地说：“妈，花钱检查出个健康平安，不是比什么都好？需要的时候您还能帮我们带娃呢。”母亲灿然一笑，满脸的幸福。

赵自力